

《绣襦记》

主要角色

李亚仙：旦
 郑元和：小生
 郑儋：老生
 乐道德：丑
 鸨儿：旦
 来兴：丑
 银笋：旦
 崔佑甫：老生

情节

唐代常州刺史郑儋，有子名元和，赴京科考，路经曲江池，正值长安妓女李亚仙游春，一见钟情，两心相悦，以致迷恋挥霍，不惜杀骏马为李亚仙医病，卖童仆以偿鸨儿。后郑元和金尽被逐，流落街头，沦为乞丐。鸨儿迁居避郑元和，李亚仙设计赎身，寻找郑元和。郑元和在行乞中，遇父郑儋，郑儋怒郑元和堕落无行，用棍将其打死。在老仆买棺时，为李亚仙所遇，寻踪见尸痛哭。郑元和苏活，李亚仙扶掖归家，勉励攻读，甚至以刺目激劝，因得高中状元，面父认亲，结成美满姻缘。

注释

《绣襦记》是荀慧生与戏曲剧作家陈墨香合编的一出喜剧。它是根据古典名著唐宋传奇《李娃传》，并参照了昆曲《郑儋打子》、《亚仙刺目》等折改编而成的。荀慧生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首演此剧于北京开明大戏院。当时荀慧生饰李亚仙，金仲仁饰郑元和，张春彦饰郑儋，马富禄饰乐道德，高秋蟾饰鸨儿。解放后，仍经常上演此剧，被誉为荀派六大喜剧之一。

根据《荀慧生演出剧本选》整理

【第一场】

(四龙套、郑儋同上。)

郑儋 (引子) 布德宣仁，管黎民，辅佐明廷。
 (念) 几年政绩远相闻，采得民谣报使君，雨后有人耕绿野，月明无犬吠黄昏。
 (白) 老夫，姓郑名儋，字公弼，荥阳人氏。唐室为臣，官拜常州刺史，夫人早丧，只生一子，名唤元和，虽读诗书，尚未上进。今日老夫下乡劝农而归，升坐大堂料理政务。左右伺候了。

(旗牌上。)

旗牌 (念) 天子开科选，丹书下九天。

(白) 启禀大人：礼部公文到。

郑儋 (白) 呈上来。

(郑儋看。)

郑儋 (白) 原来天子开科取士，命老夫催唤常州士子。

旗牌，将公文写作黄榜，四门张挂。

旗牌 (白) 遵命。

(旗牌下。)

郑儋 (白) 转堂。

(四龙套同下，院子上。)

郑儋 (白) 有请公子。

院子 (白) 是。

有请公子。

(郑元和上。)

郑元和 (念) 万丈龙门终须到，青灯黄卷且勤劳。
 (白) 爹爹拜揖，唤孩儿出来有何教训？

郑儋 (白) 罢了，坐下。

郑元和 (白) 告坐。

郑儋 (白) 天子开科，十道士子俱赴京都，我儿正好入京求取功名，若得一第，为父也有光彩。

郑元和 (白) 孩儿遵命。

郑儋 (白) 命来兴预备行囊，随同公子前往。

郑元和 (白) 不知何日命儿登程？

郑儋 (白) 命你即刻登程。儿啊，你今前去求取功名，命来兴随同进京，囊中多带银两，不许交结狐朋狗友，不许迷恋烟花，倘违我言，断不轻恕，听我训教！

(西皮原板)

我儿窗前习孔孟，
 锦绣珠玑满腹中。
 文章献与皇家用，
 箕裘才不坠家风。

郑元和 (西皮原板)

平日储才临时用，
 精研文史过三冬。
 万言策上邀皇宠，
 声名遍满凤池中。

郑儋 (西皮摇板)

愿你此去早得中，
 不负寒窗苦用功。

(郑儋下，院子下。来兴上。)

郑元和 (西皮摇板) 琴剑书籍你侍奉，
 (来兴带马，郑元和上马，来兴挑担。)

郑元和 (西皮摇板) 接过金鞭跨玉骢。
 千里长途今始动，

乐道德 (内白) 郑兄慢走！

郑元和 (西皮摇板) 道旁来了乐仁兄。
 (乐道德上。)

乐道德 (西皮摇板) 每日睡觉把饭用，
 忽然要把科甲蒙。

郑元和 (白) 原来是乐仁兄，今欲何往？

乐道德 (白) 皇上家开科取士，我前科没中，今科再去搅他。

郑元和 (白) 如此你我一同进京。

乐道德 (白) 对，跟你一块走，省下我的盘缠，倘若你中了，我也有了饭脑袋啦。

郑元和 (白) 你我侥幸同榜，也未可知。

乐道德 (白) 我要中了待下辈子见！

郑元和 (白) 取笑了，就此马上加鞭。
 (西皮摇板)

锥处囊中今脱颖，
 乐道德 (西皮摇板) 我凭祖传你凭文。
 (郑元和、乐道德、来兴同下。)

【第二场】

(李亚仙上。)

李亚仙 (引子) 万卉争妍，谁以我，泥内青莲。

(李亚仙坐。)

李亚仙 (念) 为偿旧债落风尘，千愁万恨上眉心。贞心不遂欢娱改，留待他年剖示人。
 (白) 奴家李亚仙，乃长安人氏。只因亲死家贫，将我折卖平康，流落青楼，虽操贱业，颇有侠风，在这鸣珂巷随同假母倚门卖笑，志在择人而事，怎奈这些王孙公子，坐贾行商，均非可托之人，只得循分待时。正是：

(念) 春色恼人眠不得，满腔幽怨向谁言。
 (白) 今日妈妈出门去了，我一人在家好生忧闷。

(银箏上。)

银箏 (念)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白) 姑娘，众家姊妹到。

李亚仙 (白) 说我出迎。

(众姊妹同上。)

众姊妹 (同念) 花柳有万千，都输李亚仙。

(众姊妹同入内，同坐。)

李亚仙 (白) 不知众家姊妹到此，有失远迎，面前恕罪。

众姊妹 (同白) 岂敢，我等来得卤莽，姐姐恕罪。

李亚仙 (同白) 岂敢，不知众位姊妹到此为了何事？

众姊妹 (同白) 今日是曲江池赏春之日，特来请姐姐同观春景。

李亚仙 (白) 小妹不喜繁华，不能奉陪。

众姊妹 (同白) 姐姐一人烦闷，何妨同游。

李亚仙 (白) 如此小妹同游就是，侍儿带路。

(西皮原板) 三月莺花别样妍，
买春满地撒榆钱。
黄鹂调舌鸣深院，
绛树新阴隐画船。
翠屐踏残红杏雨，
东风吹散绿杨烟。
游丝牵惹青春怨，

(李亚仙、众姊妹、银箏同登楼。)

李亚仙 (西皮摇板) 一度登临一惘然。

(来兴、郑元和、乐道德同上。)

郑元和 (西皮摇板) 家家无火桃喷火，

乐道德 (西皮摇板) 处处无烟柳吐烟。

郑元和 (西皮摇板) 金勒马嘶芳草地，

乐道德 (西皮摇板) 玉楼人醉杏花天。

郑元和 (白) 乐仁兄，你我进得长安，哪里安身？

乐道德 (白) 反正是住店。这西京城里，我是熟地方，你跟着我走没错。

郑元和 (白) 如此你我马上加鞭。

(西皮摇板) 今到皇都来赴选，
玉堂金马咫尺间。
马行半途抬头看，
高楼站定众婊娟。

(白) 乐仁兄，这是什么所在，怎么楼上尽是一些女子？

乐道德 (白) 这个地方叫作曲江池，今日是游春之日，这都是青楼妓女，曲江池简直变成了勾栏院啦。

郑元和 (白) 初入京都，你怎么单走这一条道路？

乐道德 (白) 哪一条街不是走，难道这儿有老虎？

来兴 (白) 乐大爷，这条街我也知道，没有老虎，可是狼可多着呢。

乐道德 (白) 城里会有了狼啦？有狼也是白脸狼，你细瞧瞧，那楼上都是狼。

郑元和 (白) 有道是，非礼勿视。待我策马走去。

(郑元和打马。)

郑元和 (白) 哦，此马怎么忽然不行？

乐道德 (白) 什么是马不走，简直是你不走，你开眼吧，她们又不是好人家的儿女。看看有何不可呢？

郑元和 (白) 我就看上一看。

(郑元和看。)

郑元和 (白) 好一群无趣的妇人。

(郑元和又看。)

郑元和 (白) 哎呀，那边还有一个女子，容光照人，与众不同。

乐道德 (白) 你也有瞧中的。

郑元和 (白) 妙哇!
(西皮流水板) 这女子容光照人眼,
月殿走了姮娥仙。
窈窕芳躯均长短,
花容月貌迥非凡。

(郑元和打马坠鞭。来兴拾还马鞭。)

李亚仙 (西皮流水板) 蝶乱蜂忙迷双眼,
皎然玉树临风前。
前世冤家今乍见,

(李亚仙细看。)

众姊妹 (同白) 姐姐, 你怎么出神啦?
(李亚仙不理。)

乐道德 (白) 郑大哥, 你瞧这个女子也瞧您哪。
(郑元和作愧色, 打马坠鞭下。乐道德、来兴同随下。)

李亚仙 (西皮摇板) 教人情意暗缠绵。
(白) 银箏将这条马鞭拾来。

(李亚仙、银箏、众姊妹同下楼。银箏拾鞭。)

李亚仙 (白) 谅那少年去之不远, 侍儿快快赶上, 将此鞭与他送去。
银箏 (白) 马走的快, 怕赶不上啦。
李亚仙 (白) 如此将鞭带了回去。
众姊妹 (同白) 我们还要陪酒去呢。
李亚仙 (白) 少时见。

(众姊妹同下。李亚仙玩鞭。郑元和带来兴同上, 寻鞭, 李亚仙藏鞭, 郑元和看李亚仙。)

郑元和 (白) 我的丝鞭因何不一见, 莫非在这女子手中, 只是君子不履邪径, 她是个娼门,
我怎样向她启齿?

李亚仙 (白) 那一君子, 敢是失了什么物件?
来兴 (白) 公子, 人家跟您说话呢。
郑元和 (白) 哦哦。

(郑元和向李亚仙。)

郑元和 (白) 大姐请来见礼。
李亚仙 (白) 奴家还礼。
郑元和 (白) 大姐, 小生方才在此, 失去丝鞭一条, 大姐莫非得见?
李亚仙 (白) 奴家拾得一条丝鞭, 未知可是公子之物?
郑元和 (白) 请赐下一观。
(李亚仙出鞭, 来兴作眼色, 郑元和看。)

郑元和 (白) 正是小生之物。
(郑元和接过马鞭。)

郑元和 (白) 告辞。
来兴 (白) 您别忙走, 还没给人家道谢呢。
郑元和 (白) 不是你提起, 我倒忘记了。

(郑元和向李亚仙。)

郑元和 (白) 小生多谢了。
李亚仙 (白) 些许小事, 怎敢当此礼貌。
郑元和 (白) 告辞。
李亚仙 (白) 奴家还有话叙谈。
郑元和 (白) 有何金言, 当面赐教。
李亚仙 (白) 这——
(来兴与银箏作神气, 来兴、银箏同拉下。)

李亚仙 (白) 请问君子姓?
郑元和 (白) 小生郑元和, 乃常州刺史郑公之子。
李亚仙 (白) 原来是位贵公子, 失敬了。
郑元和 (白) 请问大姐姓?
李亚仙 (白) 奴家李亚仙, 亲死家贫, 堕落青楼。

郑元和 (白) 原来是李大姐。
 李亚仙 (白) 公子到京何事?
 郑元和 (白) 奉家父之命, 到京求取功名。
 李亚仙 (白) 恭喜公子, 今科必定高中。
 郑元和 (白) 多谢吉言。
 李亚仙 (白) 公子, 你我今日萍水相逢, 三生有幸, 妾身操业微贱, 不敢到府奉候, 如蒙不弃, 请驾临鸣珂巷李家院中一叙。
 郑元和 (白) 小生记下了, 告辞。
 李亚仙 (白) 公子务必光降。
 (郑元和看。)
 郑元和 (白) 我的来兴往哪里去了?
 (李亚仙看。)
 李亚仙 (白) 我的侍儿也不见了, 你我各自唤来。
 (郑元和、李亚仙同唤。来兴、银笋同上。)
 郑元和 (白) 你这奴才哪里去了?
 来兴 (白) 我们说话去了。
 郑元和 (白) 蠢才!
 来兴 (白) 你们能说话, 我们也能说话。
 郑元和 (白) 牵马过来!
 来兴 (白) 给我鞭子!
 郑元和 (白) 你要鞭作甚?
 来兴 (白) 没有鞭子哪儿拉马去?
 郑元和 (白) 真正蠢才!
 (郑元和递鞭。来兴牵马, 郑元和欲骑又止。)
 郑元和 (白) 大姐是坐轿回去, 是乘车回去?
 李亚仙 (白) 奴家步行回去。
 郑元和 (白) 大姐弓鞋窄小, 我的马匹让你乘骑。
 李亚仙 (白) 那如何使得, 还是公子自己乘骑。
 郑元和 (白) 大姐不必忒谦, 快请上马。
 李亚仙 (白) 有僭了。
 (西皮摇板) 他那里要把花阴串,
 我这里且将柳径穿。
 你我今朝初见面,
 (李亚仙上马。)
 李亚仙 (西皮摇板) 好比刘、阮入桃源。
 (李亚仙向郑元和。)
 李亚仙 (白) 公子, 妾身住在鸣珂巷, 你是要来的!
 (李亚仙、银笋同下。)
 郑元和 (白) 我一定是要来的, 啊哈哈。
 (西皮摇板) 三生石上姻缘现,
 何幸今朝遇谪仙。
 两下留情相眷恋,
 郑元和今日喜欲颠。
 (郑元和、来兴同下。)

【第三场】

(乐道德上。)
 乐道德 (西皮摇板) 曲江池上游一遍,
 柳绿花红甚可观。
 (来兴、郑元和同上。)
 郑元和 (西皮摇板) 汉皋解珮今古羨,
 元和今日遇神仙。

乐道德 (白) 郑大哥来了。

郑元和 (白) 小弟来了。

乐道德 (白) 你看我找这座店，干净不干净？

郑元和 (白) 虽未入内看，这外面倒还干净。仁兄为何立在店门之外？

乐道德 (白) 我怕你找不着。

郑元和 (白) 费心了，你我店中一叙。

(郑元和、乐道德同入座。)

乐道德 (白) 郑大哥，你的马呢？

郑元和 (白) 一个朋友借去了。

乐道德 (白) 不知是哪一位借去？

郑元和 (白) 这个我的朋友，仁兄何必如此盘问。

乐道德 (白) 西京的拐子多啦，别说你这四条腿的，连我这两条腿的，也保不住叫他蒙了走。

郑元和 (白) 此人的住处名姓，小弟尽知，怕她何来？

乐道德 (白) 不知他住在什么地方，姓氏名谁？

郑元和 (白) 她住在鸣珂巷，姓名却未便明言。

乐道德 (白) 哈哈，敢情你有了瞎事啦。

郑元和 (白) 此话怎讲？

乐道德 (白) 西京城的街道，你不用跟我说，这鸣珂巷是乐户行院所在，哪儿能住朋友？不定哪位贵相知，把你的马骑走啦。

郑元和 (白) 实不相瞒，是李亚仙骑去了。

乐道德 (白) 什么？李亚仙？她是西京妓院里第一个大红人儿，你那一匹马价值千金，也就配她骑，你认识了她，也不枉到京一趟，真是祖上的德行。

郑元和 (白) 取笑了。

乐道德 (白) 你别白认识她，你可以到她院里坐坐。

郑元和 (白) 那李亚仙也曾叫我前去，只是男女之间多有不便。

乐道德 (白) 你真是书呆子，她是妓女，你怎么说起男女有别来。

郑元和 (白) 我从未到过她家，怎好前去？

乐道德 (白) 上鸣珂巷还认门吗？你跟我走一趟就结啦。

郑元和 (白) 去得的？

乐道德 (白) 去得的。你不去，你的马哪儿找去？咱们走吧！

郑元和 (白) 走哇！

(西皮摇板)

从来不识娇娘面，
今日才去访勾栏。
欲前却又生腼腆，
心神无主似梦间。

乐道德 (白) 到啦。咱们进去。

郑元和 (白) 还未曾叩门通报，怎好进去？

乐道德 (白) 你真怯的邪行，逛这儿不用叫门的。

(郑元和、乐道德同入，鸨儿上。)

鸨儿 (白) 二位找谁？

郑元和 (白) 乐仁兄，你我回去吧。

乐道德 (白) 你怎么刚进来，就想出去？

郑元和 (白) 这不是李亚仙，我在此作甚？

乐道德 (白) 这是亚仙的妈。

郑元和 (白) 原来是妈妈。小生有礼。

鸨儿 (白) 您贵姓啊？

郑元和 (白) 小生郑元和。

乐道德 (白) 我说妈妈，这是常州刺史荥阳公的公子，他是专门看李亚仙来的。

鸨儿 (白) 哦，原来是位贵公子，您是找亚仙的，我给你瞧瞧去。

亚仙见客啦！

(银箏、李亚仙同上。)

李亚仙 (念)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

(白) 妈妈何事？

鸨儿 (白) 有两位客官见访。
 李亚仙 (白) 身体不爽……
 鸨儿 (白) 又不见客啊，我告诉你，这人可说专门看你来的！
 李亚仙 (白) 是哪个？
 鸨儿 (白) 他是荥阳郑公子。
 李亚仙 (白) 待我来见。
 (李亚仙见郑元和。)
 李亚仙 (白) 郑公子。
 鸨儿 (白) 你们会过？
 李亚仙 (白) 是会过的。
 郑元和 (白) 大姐拜揖。
 李亚仙 (白) 公子请坐。
 郑元和 (白) 有坐。
 李亚仙 (白) 多蒙公子赐我代步，又承光降，当面谢过。
 鸨儿 (白) 敢情你回来骑的是人家的马。
 来兴 (白) 那是一匹千里马，值钱着呢。
 郑元和 (白) 多承大姐见召，故尔斗胆登门只是未备礼物，大姐恕罪。
 李亚仙 (白) 公子忒谦了。
 乐道德 (白) 到这儿来玩还讲酸礼，可真透着新鲜。
 李亚仙 (白) 妈妈吩咐备酒。
 郑元和 (白) 小生用过饭了。
 李亚仙 (白) 聊备一樽，少申敬意。
 郑元和 (白) 大姐忒谦了。
 乐道德 (白) 她要备酒就让她备，反正这里头没白扰的。
 郑元和 (白) 我实实用过饭了。
 乐道德 (白) 不吃饭，坐着喝酒说话。可别露怯！
 郑元和 (白) 是是是！
 李亚仙 (白) 请问公子现住何处？
 郑元和 (白) 现住旅店。
 李亚仙 (白) 旅店恐不洁净，公子如不弃嫌，何妨搬在敝院？
 郑元和 (白) 多承大姐美意，只是一来萍水相逢，二来男女有别，恐有许多不便。
 乐道德 (白) 什么便不便？她这儿越有人住，才越欢迎呢。
 鸨儿 (白) 这位公子敢情是个雏儿呀。
 乐道德 (白) 他没开知识，没娶媳妇呢。不但没娶，连亲都没定呢。怎么能不雏哪？
 鸨儿 (白) 哦，这么回事。
 (鸨儿背身自语。)
 鸨儿 (白) 嗯，雏儿我更好赚他的钱。
 乐道德 (白) 他是雏儿，我可是老在行，既你们姑娘留他住，我就替他答应就结啦。
 (乐道德向郑元和。)
 乐道德 (白) 我替你答应啦，你爱住不住。
 郑元和 (白) 住得的？
 乐道德 (白) 怎么住不得，你住下没错，明天我去搬行李，不但让你住，我没事还陪你几天哪。
 郑元和 (白) 如此我就住下。
 乐道德 (白) 住下就好啦，得配对。
 郑元和 (白) 什么叫作配对？
 乐道德 (白) 你跟李大姐是一对，我跟这位妈妈是一对。你瞧配的均不均？这叫相女配夫。
 郑元和 (白) 仁兄果然分配不差。
 乐道德 (白) 你别叫我仁兄啦，我跟大姐的妈一成对，你叫我丈人就得啦。
 郑元和 (白) 仁兄游戏文章，小弟是不敢赞一词的。
 乐道德 (白) 来兴，咱们各寻各乐，别在这儿讨人嫌。
 (乐道德拉鸨儿同下，来兴拉银箏同下。郑元和呆坐着李亚仙。李亚仙看郑元和，郑元和作愧。)
 李亚仙 (白) 好一个至诚君子。

郑元和 (白) 哦公子，方才闻得贵友言道，公子尚未定有妻室，不知是否实言？
 李亚仙 (白) 小生实未定亲。
 郑元和 (白) 公子系出名门，难道无贵家大族与你攀亲？
 李亚仙 (白) 只因家父选择太严，因此耽误了。
 李亚仙 (白) 不知公子要娶怎样一位夫人？
 (郑元和作羞，不答。)
 李亚仙 (白) 公子为何不言？
 郑元和 (白) 小生颇有奢望要娶一个知书达理的绝色佳人。
 李亚仙 (白) 不知要怎样一个绝色佳人？
 郑元和 (白) 这……便似大姐这样一位佳人于愿足矣。
 李亚仙 (白) 怎么，似奴家这般陋质便可如愿？公子选择还不算甚严。
 郑元和 (白) 小生出言冒昧，大姐莫怪。
 李亚仙 (白) 奴家也深慕公子厚重不佻，虽然涉足花丛，全无半点轻狂，奴愿侍巾栉。
 郑元和 (白) 若得如此，实乃小生之幸，待我回去禀知家父家母，央媒说合。
 李亚仙 (白) 公子，教坊中人，是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今日便可成亲。
 郑元和 (白) 今晚成亲未免草草，恐人耻笑。
 李亚仙 (白) 公子太老诚了，随奴到卧房中去。
 郑元和 (白) 有劳引路。
 李亚仙 (白) 郎君请。
 (西皮摇板) 前世姻缘今日见，
 红丝一线暗中牵。
 (郑元和、李亚仙同下。)

【第四场】

(四龙套、郑儋同上。)
 郑儋 (西皮摇板) 一封丹诏从天降，
 离了常州往帝邦。
 (白) 老夫自从命元和进京求取功名，久未接他音信，今乃圣上万寿之期，老夫奉召入京恭贺圣节。
 左右开道。
 (西皮原板) 君王有道民欢畅，
 五谷丰登岁月康。
 宋璟、姚崇二丞相，
 忠心赤胆——
 (西皮二六板) 日月光。
 老夫无才蒙帝赏，
 宏宣王化在一乡。
 祖德天恩不可忘，
 勉竭驽骀报君王。
 (郑儋下。四龙套同随下。)

【第五场】

(来兴、郑元和同上。)
 郑元和 (西皮摇板) 温柔乡里多欢幸，
 不想病倒意中人。
 (白) 咳，小生自到鸣珂巷，多蒙李大姐十分恩爱，不想大姐染病在床，昨日医生言道，药中须用马肝为引，我不免将我的马杀死，取肝煎汤以起沉疴。
 来兴，你将我的马牵去杀死，把马肝取来。
 来兴 (白) 那匹马是匹千里马，您别幸了留着卖。那可价值千金呢！
 郑元和 (白) 李大姐的病势沉重，药中须得马肝为引，快快与我将马杀了。
 来兴 (白) 敢情您是为的李大姐，我跟您说吧，自从咱们爷儿俩进院，您化的钱真不少啦，

您的银子越花越少，鸨儿瞧您手里有点窘啦，待您一天不如一天，您还不醒攢，还要杀马，您留着吧，别弄得没的卖，回头把我卖啦。

郑元和（白） 不要多言，快把马牵去杀了。

来兴（白） 得让他来辈子变人去。

（来兴杀马，取肝。）

郑元和（白） 拿去付与鸨儿煎汤与大姐用。

来兴（白） 瞧。

（来兴下。乐道德上。）

乐道德（念） 腰里不方便，去把呆子骗。

（白） 郑大哥！

郑元和（白） 乐兄来了，请坐。

乐道德（白） 有坐。

（乐道德坐，见郑元和叹息。）

乐道德（白） 您干什么发愁？

郑元和（白） 李大姐染病，叫我怎的不愁？

乐道德（白） 咱们俩一路进京，盘川都是您的，到京住店您给店钱，您搬到院里来，我跟着起哄，哪一回都是您花钱，我这两天手里正窘，偏又接到家信，叫我不用下场，我女人要改嫁，叫我回去，我是一个钱没有，崔尚书府里要买人，我又不能把自己卖啦，没别的，还得跟您借几两。

郑元和（白） 朋友有通财之义，但不知仁兄要用多少？

乐道德（白） 太多了，我也用不了，二三百两就够啦。

郑元和（白） 我这里正有三百银子，仁兄请拿去一用，但不知几时还我？

乐道德（白） 我来辈子准还。

郑元和（白） 取笑了。待我与您取来。

（郑元和取银付乐道德。）

乐道德（白） 赶紧回家，别让媳妇改了姓。

（乐道德下。）

郑元和（白） 乐兄已去，待我去到大姐房中看看病体如何。

（郑元和欲下。鸨儿上。）

鸨儿（白） 你哪儿去？

郑元和（白） 我要看大姐的病体如何。

鸨儿（白） 我们姑娘吃了马肝，病是好啦，在屋里歇觉呢。

郑元和（白） 大姐病已好了，待我谢天谢地。

鸨儿（白） 我们姑娘的病好啦，我可快犯病啦。

郑元和（白） 你怎么快犯病了？

鸨儿（白） 我是要犯穷病，见钱就好，您该我院里的饭钱有一百多两，你都给了我，我的病就不犯了。

郑元和（白） 原来银子还能治病，妈妈，一百两倒也寻常，大姐病体才愈，让她安眠，我少时把钱给你。

鸨儿（白） 你可快着点。

（鸨儿下。）

郑元和（白） 哎呀，不想鸨儿与我要钱，我身边分文没有，这便怎么着？也罢，崔尚书要买僮仆，我不免把来兴卖去，倒可以分得百十两银子。

（来兴暗上，听。）

来兴（白） 我说找到我这不是？

郑元和（白） 你跟着我也无好处，不如另换主人，倒可彼此有益。

来兴（白） 您要卖也由着您卖，您可别卖给我舅舅。

郑元和（白） 却是为何？

来兴（白） 我舅舅爱使小钱，又爱赊账。

郑元和（白） 我将你卖往崔尚书府中，你可愿去？

来兴（白） 我可不去。

郑元和（白） 为什么不去？

来兴（白） 怕当小跟班的。

郑元和 (白) 这奴才如此可恶，待我哄骗与他。
来兴，随我出来，你爹爹来了。

来兴 (白) 我爸爸来啦？在哪儿啦？

郑元和 (白) 随我来。

(郑元和、来兴同出院。)

来兴 (白) 爸爸在哪儿？

郑元和 (白) 在这里。

来兴 (白) 你冤我作什么？

郑元和 (白) 赚你出院，为的是卖你。

来兴 (白) 卖只管卖，我可得自己吆喝。

郑元和 (白) 你便自己去吆喝。

来兴 (白) 新出院的来兴，论个不论斤，一百五十两一个嘞！

(来兴下。郑元和跺足。)

郑元和 (白) 惭愧，惭愧。

(郑元和下。)

【第六场】

(李亚仙上。)

李亚仙 (西皮摇板) 顾影伤春枉自怜，
朝云暮雨怨华年。
苍天若与人方便，
愿作鸳鸯不羡仙。

(白) 奴家自遇郑郎，十分恩爱，怎奈他性情患厚，用钱散漫，鸨儿欺他年少，屡次欺骗与他，眼看着囊中全尽，偏偏奴家染病在床，鸨儿乘此机会，又不知赚了他多少银钱。今日奴家病体痊愈，不免待公子到来用言语劝他一番，叫他节省浮费。正是：

(念) 且将三寸舌，打动一片心。

(西皮摇板) 倾心吐胆来劝谏，
指醒迷途痴少年。

(鸨儿上。)

鸨儿 (西皮摇板) 烟花都有青白眼，
不爱人才只爱钱。

李亚仙 (白) 妈妈来了，请坐。

鸨儿 (白) 孩子你也坐下。

李亚仙 (白) 告坐。

鸨儿 (白) 你的病是全好啦？

李亚仙 (白) 痊愈了。多劳妈妈挂念。

鸨儿 (白) 我有一句话要跟你说。

李亚仙 (白) 妈妈有何吩咐？

鸨儿 (白) 郑家那个公子，叫我狼的也不差什么啦，我今日跟他要一百两银子，他就当时没拿出来，我打算打发他走道儿啦，你及早跟他疏远了吧。

李亚仙 (白) 妈妈说哪里话来，郑公子进得院来，化了许多银子，女儿染病，药中要用马肝为引，他将千金骏马杀死，取肝熬药，这等情义，女儿若是将他冷落，岂不受人笑骂？此事只怕使不得。

鸨儿 (白) 一死热上啦，别管她怎么热，我总想法替她甩。

郑元和 (内白) 走哇！

(郑元和上。)

郑元和 (西皮摇板) 只为佳人情眷恋，
家僮、骏马一齐捐。

(白) 妈妈、大姐。

鸨儿 (白) 你刚才许我那一百两银子呢。

(李亚仙摆手，低声。)

李亚仙 (白) 无有。

郑元和 (白) 无有。

鸨儿 (白) 你出来。

(郑元和、鸨儿同出。)

郑元和 (白) 你叫我出来作甚?

鸨儿 (白) 你说没钱, 你手里拿的什么?

(李亚仙作手势, 郑元和藏银。)

鸨儿 (白) 现藏也来不及。

郑元和 (白) 这是一百两银子, 妈妈收下。

鸨儿 (白) 郑大爷您破费啦, 您还没吃饭啦吧? 我给您预备酒席去。

孩子, 你陪大爷说一会话。

李亚仙 (白) 妈妈顷刻之间便有两副面目, 可算得见钱眼开。

鸨儿 (白) 如今的人都是这个样儿。没钱不办事啊!

(鸨儿下。)

李亚仙 (白) 公子太老实了, 想鸨儿欲壑难填, 你纵有千金, 也不该如此浪费, 只恐你囊中黄金尽, 谁怜范仲寒。

(鸨儿上。)

鸨儿 (白) 郑大爷, 酒饭给您预备得啦。

郑元和 (白) 待我与大姐同用, 妈妈摆下。

(郑元和对李亚仙而坐, 饮。)

郑元和 (西皮摇板) 秀色可餐何须饭,
元和快乐似神仙。

鸨儿 (白) 大爷, 您还有钱没有, 我还借几两。

郑元和 (白) 这个, 我手内一时不便, 改日与你。

(鸨儿背语。)

鸨儿 (白) 他还是没钱, 我还是甩——

郑元和 (白) 饭已用毕。大姐病体初痊, 饮酒颇觉减少。

李亚仙 (白) 奴家患病之时, 许下洪福寺中香愿, 今日正好前去还愿。

鸨儿 (白) 你的病刚好, 别再着风。

(鸨儿向郑元和使眼色。)

郑元和 (白) 大姐病体初愈, 小生替你前去。

李亚仙 (白) 这个, 郑郎, 还是奴家自去的好。

鸨儿 (白) 郑大爷替你去顶好, 你干什么拦着。

郑元和 (白) 是呀, 小生替你前去最好。

李亚仙 (白) 公子要去, 速速回来。

郑元和 (白) 我晓得。

鸨儿 (白) 您换了衣服就走吧。

郑元和 (白) 我的衣服除了身上这一件, 是一件也没有了。

李亚仙 (白) 我这里虽无衣服, 你可换顶头巾前去。

郑元和 (白) 且慢, 我这头巾是大姐亲手所制, 我是不换的, 我走了。

(郑元和出。)

鸨儿 (白) 您认识洪福寺的路吗?

郑元和 (白) 这我倒不十分认得。

鸨儿 (白) 我告诉你, 出城绕个圈, 再进城, 往东走个转, 再往西, 就算到啦。

郑元和 (白) 记下了。

鸨儿 (白) 您到了庙里, 多烧香, 多磕头, 那庙里的佛像多着呢, 您都得烧香, 罗汉堂五百罗汉, 一位罗汉三个头, 老爷殿您连关平、周仓、带马童都得磕到了, 才算真心还愿呢。

郑元和 (白) 我为了大姐之事, 就连四大天王足下的怪物, 我都要磕头的。正是:
(念) 本来无一事, 反成日夜忙。

(郑元和下。)

鸨儿 (白) 这小子可走啦, 我说姑娘, 我可吃了耗子药啦, 我可要搬家。

李亚仙 (白) 妈妈怎么忽然要迁移起来?

鸨儿 (白) 你不知道，这所房是崔尚书管家的房子，他要收回去，再说这个院里，红运也走过去啦，你多灾多病，这房子也不吉利，非搬不可。

李亚仙 (白) 不知几时迁移？

鸨儿 (白) 今日就搬。

李亚仙 (白) 今日如何来得及呢？

鸨儿 (白) 你病的时候，我早就安置好啦。

李亚仙 (白) 妈妈早已安置好了！

(李亚仙背语。)

李亚仙 (白) 看妈妈如此行为，分明是要撇下郑郎，又怕他宦门势焰，故此用这般计策。啊妈妈，纵要迁移，须待郑郎烧香回来一同迁居。

鸨儿 (白) 我早给你预备下车啦，我跟邻舍留句话儿，郑公子找得着，咱们走吧。

李亚仙 (白) 还是等待公子为是。

鸨儿 (白) 等他干什么？咱们快点走结啦。

李亚仙 (白) 呀！

(西皮散板) 闻言不觉朱颜变，
此时进退两为难。
没奈何只得离旧院——

(银箏、车夫同上。李亚仙、鸨儿同登车。)

李亚仙 (西皮散板) 一寸芳心两地悬。

(李亚仙下。银箏、车夫、鸨儿同下。)

【第七场】

(郑元和上。)

郑元和 (西皮摇板) 拜罢佛祖参贤圣，
只求法力护佳人。

(白) 我烧了一回香，磕了几万头，我的心也算尽到了。天不早了，回院去吧。

(郑元和行。)

郑元和 (白) 到了，待我进去。

哎呀，怎么院门反锁，想是她母女出门去了，我不免向邻居一问。

(郑元和向内。)

郑元和 (白) 请问李家母女出门往何方而去，列位晓得么？

邻居 (内白) 她母女现已搬家，不知去向。

郑元和 (白) 谁知她母女竟已迁居，这必是那鸨儿的主意，我不免找一旅店暂且安身，再去寻访大姐便了。

(西皮散板) 退难退来进难进，
(白) 哎呀大姐啊！
(西皮散板) 怎知我今日受飘零。

(郑元和下。)

【第八场】

(李亚仙上。)

李亚仙 (念) 莫信直中直，须防人不仁。

(白) 奴家自移居之后，看看月余不见郑郎到来，我与他情投意合，谅他断无抛我之理，定是鸨儿诡计将他抛撇，我有意赎身出院，寻找郑郎，又怕鸨儿无情，不许我携带资财。为此将珠宝翠钻缝在一件绣襦之中，以便遮掩鸨儿耳目。

(银箏暗上。)

李亚仙 (白) 银箏过来。我这几日手内空乏，这里有绣襦一件，你可拿到典当铺中，当十两银子。

银箏 (白) 是。

李亚仙 (白) 转来。近处当铺不大稳便，你可到福庆坊当铺中去当。

银箏 (白) 好远道，我得晚上回来。

(银箏下。)

李亚仙 (白) 银箏已去，不免请出鸨儿，办理赎身之事。
有请妈妈!

(鸨儿上。)

鸨儿 (念) 开的烟花院，使的昧心钱。

李亚仙 (白) 妈妈。

鸨儿 (白) 你坐下吧。

李亚仙 (白) 告坐。

鸨儿 (白) 你把妈妈掇弄出来，有什么事?

李亚仙 (白) 女儿有话要与妈妈商议。

鸨儿 (白) 你要说什么?

李亚仙 (白) 女儿在院中已经十载，与妈妈挣了不少的银钱，如今女儿要赎身出院。

鸨儿 (白) 你想不干这个，那可不行，我这院里就指着你，你要不干，妈妈只好另搭别处，我不能答应。

李亚仙 (白) 话不是这样讲，青楼妓女迎宾接客，全凭容貌，若不趁着盛年自家寻个收场，一旦年老，还在院中，只好烧火作饭服侍后来姊妹，受不尽的凌逼，倘若身死，连一具棺木也是无有。我今日拿定主意，出院寻一才郎，付托终身，日后生儿养女，方不虚度一生。

鸨儿 (白) 怎么着？你一定要出去？

李亚仙 (白) 我去心已定。

鸨儿 (白) 你要出院，妈妈也不能强留你，你就去吧。

李亚仙 (白) 多谢妈妈。待我去料理箱笼，即刻出院。

鸨儿 (白) 慢着。你还想搬你的东西吗？你的人还是妈妈养活大的哪，你只许一个人儿走，什么东西都不许你带!

(李亚仙冷笑。)

李亚仙 (白) 怎么讲，不许我携带箱笼么？哼哼，我早已料到此处，我就一人出院。

鸨儿 (白) 不但叫你一个人出院，你身上穿的衣裳、头上戴的钗环，件件都得给我留下。不然我就不让你走!

李亚仙 (白) 哦，连随身的衣服钗环也要留下么？哎，这就是我青楼女子的下场头啊!

(西皮二六板)

烟花门巷多阴险，
红粉骷髅非誓言。
豺狼狼贪狐媚谄，
悠悠欲壑本难填。
我生薄命如蓬转，
兰以香焚膏自煎。
锦屏空把青春贱，
百岁流光箭离弦。
青春一去迟暮感，
桃花人面帐当年。
孽冤解脱休留恋，
莫听浔阳商妇弦。

(西皮散板)

(白) 妈妈如此无情，难道今日一别，你我就再无相见之日么？

鸨儿 (白) 什么相见不相见，你快给我脱，你要不脱，妈妈就要动手啦。

李亚仙 (白) 我既不在勾栏，还穿这锦衣华服则甚？你不用凌逼，待我自己脱来。

(李亚仙脱衣。)

李亚仙 (西皮散板)

绫罗锦绣皆除净，
玉钿金钗不与存，
荆布自甘心意定，
从今不作教坊人。

(白) 我要走了。

鸨儿 (白) 你滚出去吧!

(鸨儿推李亚仙，李亚仙跌，鸨儿下。)

李亚仙 (哭) 哎呀!

(西皮散板) 心中得意假悲恨。
 (李亚仙暗笑。银箏上。)
 银箏 (白) 姑娘怎么啦?
 李亚仙 (西皮散板) 飞出牢笼访郑生。
 (白) 我今日已与鸨儿破颜出院, 鸨儿把我身上衣服都脱去了, 你当的绣襦呢?
 银箏 (白) 人家说太旧啦, 当不了那么些钱, 不要。
 李亚仙 (白) 既是当不出去, 快把绣襦还我, 多谢你奔忙了。
 银箏 (白) 您收下吧。您就这么走了?
 李亚仙 (白) 鸨儿狠毒, 无计奈何?
 银箏 (白) 苦命的姐姐啊。
 李亚仙 (白) 喂呀妹妹……
 (李亚仙、银箏同哭。)
 银箏 (白) 待我送姐姐一程。
 (李亚仙接襦。)
 李亚仙 (白) 不用了, 你回院去吧。免得鸨儿生疑, 你又要遭她毒打。
 银箏 (白) 那我回去了。
 李亚仙 (白) 后会有期。
 (银箏恋恋不舍下。)
 李亚仙 (白) 不想鸨儿中我之计, 我这绣襦之中, 暗藏许多珠宝, 我有了此物, 不愁目下饥寒, 我不免寻找郑郎, 共订白首之盟, 图个终身结果便了。正是:
 (念) 但愿孟光能举案, 心同莲子苦中甘。
 (李亚仙下。)

【第九场】

(乞丐上。)
 乞丐 (念) 每日沿街讨, 冻饿实难熬。
 (白) 在下是长安城里一个要饭的, 我们这一伙里添了一个叫郑元和的, 这小子是个书呆子, 什么也不会, 我今天不免挤兑挤兑他。
 我说郑大相公出来吧!
 (郑元和上。)
 郑元和 (西皮散板) 君子身齐运不齐,
 作了吹箫伍子胥。
 (白) 大哥有礼。
 乞丐 (白) 你别讲酸礼啦。
 郑元和 (白) 大哥唤我何事?
 乞丐 (白) 你自从跟我混到一块, 总是在鸡毛棚里蹲着, 净等别人讨要了来, 你跟着张嘴, 不给你吃吧, 又丢了咱们化子行的义气。
 郑元和 (白) 原来化子还算一行。
 乞丐 (白) 怎么不算一行? 三百六十行, 算上这一行, 就是三百六十一行。别瞧行道不挣钱, 出过贵人总得算头一行。
 郑元和 (白) 化子倒是头一行了。
 乞丐 (白) 作这个买卖不用本钱, 怎么不是头一行? 可是哪一行也不养活闲人, 你坐着吃, 将来总有吃不着的时候, 你也得长长心要要强, 上街上一回饭, 叫同行的人瞧得起你, 别叫他们说你这小子连要饭都没出息。
 郑元和 (白) 我有出息也不能要饭。
 乞丐 (白) 说话别伤众, 幸亏遇见我, 要遇见别人问你个吃行恨行的罪, 你担的起吗?
 郑元和 (白) 我不会讨饭也是枉然。
 乞丐 (白) 吃什么得说什么, 你不会, 我是你的老前辈, 你可在我跟前领教领教。
 郑元和 (白) 如此倒要领教。
 乞丐 (白) 法不轻传, 我先教你一句吧。
 郑元和 (白) 一句也是好的。
 乞丐 (白) 一句你也得磕头拜师父, 我保管你学会这一句走遍天下憋不住。

郑元和 (白) 这一句有如此的妙法，师父请上，受我一拜。

乞丐 (白) 起来。

郑元和 (白) 谢师父，请将这一句传授弟子。

乞丐 (白) 你听着，我可教啦。

郑元和 (白) 弟子愿学。

乞丐 (白) 哎呀，我的老爷、太太！

郑元和 (白) 这有何难，我已会了。

乞丐 (白) 会啦，叫给我听。

郑元和 (白) 哎呀，我的老爷、太太！

乞丐 (白) 对不对，你再来。

郑元和 (白) 哎呀，我的老爷、太太！

乞丐 (白) 就算搭了调啦。你一个儿出去，我不放心，我得跟着你，你拿着我那根棍子。

郑元和 (白) 拿它作甚？

乞丐 (白) 预备打狗。咱们走哇。

郑元和 (白) 咳，我元和不想落到这般光景呵！

(西皮摇板)

读诗书不能功名上进，
只落长街上叫化连声。

乞丐 (白) 你叫哇。

郑元和 (西皮摇板)

无奈何叫一声，羞愧难忍……

(白)

哎呀我的老爷、太太！

乞丐 (白) 对啦，就是这么叫。

郑元和 (西皮摇板)

老天爷困杀我满腹经纶。

(四龙套、郑儋、院子同上。)

郑儋 (西皮摇板)

到京都元和儿不见踪影，
难道说小奴才不在京城。
拜客归大街前勒马停倾。

郑元和 (白) 哎呀老爷、太太！

郑儋 (西皮摇板)

那化郎好一似我儿声音！

(白)

这叫化的怎么好似元和声音？
家院，将那少年叫化唤来见我。

院子 (白) 是。

(院子向郑元和。)

院子 (白) 那一叫化，老爷唤你。

(郑元和向乞丐。)

郑元和 (白) 有官员传唤，大哥你去吧。

乞丐 (白) 老爷叫你，你去吧，我得歇歇去。

(乞丐下。郑元和看院子。)

郑元和 (白) 你不是院公么？

院子 (白) 你不是公子么？老爷那里等你。

(院子推郑元和。)

院子 (白) 老爷，这叫化是公子。

(郑元和跪。)

郑元和 (白) 爹爹！

郑儋 (白) 你口称爹爹，难道是元和么？

郑元和 (白) 正是孩儿。

郑儋 (白) 好奴才！

(西皮散板)

听一言来心头恨，
大胆奴才败门庭。
翻身下了马金镫，

(郑儋下马。)

郑儋 (西皮散板)

一一从头问分明。

(白)

元和，我命你求取功名，你怎么落得这般模样？

郑元和 (白) 哎呀爹爹呀！爹爹盘问孩儿，不敢隐瞒，只因孩儿迷恋烟花，床头金尽，卖去

家僮，被鸨儿骗出院来，只落得乞讨之中。

郑儻（白）怎么讲？你迷恋烟花，床头金尽，只落得乞讨之中么？

郑元和（白）正是。

郑儻（白）好奴才！为父自到京中，不知你这奴才的下落，耳中早有风闻，知你作出不肖之事，不想你果然落在乞讨之中。

郑元和（白）孩儿不肖，求爹爹教训。

郑儻（白）你手中是什么棍棒？

郑元和（白）这是孩儿的打狗棒子。

郑儻（白）为父要借他一用，你且起来。

郑元和（白）谢爹爹。

（郑儻接棍。）

郑儻（白）你是元和？

郑元和（白）正是元和。

郑儻（白）你是我儿？

郑元和（白）正是孩儿。

郑儻（白）好奴才！

（西皮散板）郑家本是名贤胤，
世代簪缨受皇恩。
岂容乞丐来相溷，

（郑儻打。）

郑儻（西皮散板）活活打死不肖人。

郑元和（西皮散板）爹爹教训儿遵领，
望求还念父子情。

郑儻（西皮散板）迷恋烟花忘父训，
哪一个与你有父子情。
越思越想心越恨，

（郑儻打。）

郑儻（西皮散板）顷刻叫你丧残生！

（郑儻打倒郑元和。）

院子（白）老爷，公子气绝了。

郑儻（白）闪开了。

（郑儻摸。）

郑儻（白）这奴才果然死了，家院与我带马。

院子（白）求老爷赏副棺木，盛殓公子。

郑儻（白）买一副大的，连你这奴才装在其内，带马。

（西皮散板）非是老夫心太狠，
家庭难留不肖人。
扶着雕鞍不认蹬，
再把家院叫一声。

（白）家院，你方才说什么买棺木？

院子（白）盛殓公子。

郑儻（白）买也由你，不买也由你。

院子（白）小人去买。

（郑儻看须。）

郑儻（白）家院，老爷老了。

院子（白）老爷不老。

郑儻（白）哦不老，从今老爷是无儿的了。

院子（白）老爷来年必生贵子。

（郑儻回头看，哭。）

郑儻（白）元和我儿，哎儿。

院子（白）哦，家院，那奴才活转过来了。

院子（白）公子不曾活转。

郑儻（白）带马。

(郑儋上马, 哭。)

郑儋 (白) 元和我儿, 哎儿哦!

(四龙套领郑儋同下。)

院子 (白) 老爷已去, 待我去买棺木。

(院子走。)

院子 (白) 我是久在常州, 这长安城棺材铺哪方去找? 你看那边来了一个女子, 待我问她一问。

李亚仙 (内白) 走哇!

(李亚仙上。)

李亚仙 (西皮散板) 长安城中都找尽,
因何不见有情人?

院子 (白) 大姐请了。

李亚仙 (白) 请了。敢是失迷路途?

院子 (白) 不是的, 我是借问一声, 哪里有棺材铺?

李亚仙 (白) 你问他则甚?

院子 (白) 只因我家公子, 迷恋烟花, 在乞讨之中被我家老爷打死, 尸首丢在十字街头, 我要去买棺木, 盛殓公子。

(李亚仙惊。)

李亚仙 (白) 你老爷尊姓?

院子 (白) 我家老爷是常州刺史郑大人。

李亚仙 (白) 你家公子敢是郑元和么?

院子 (白) 正是郑元和, 你怎么晓得?

李亚仙 (白) 奴家李亚仙, 与郑公子十分交好, 如今还在此寻访。

院子 (白) 你就是与我家公子交好的妓女么? 我家公子活活被你害死, 你还说寻访二字, 好生的无耻, 哼!

(院子下。)

李亚仙 (白) 呀!

(二黄散板) 听他言吓得我浑身颤抖,
辜负我一片心到处搜求。
战兢兢来至在十字街口,
(白) 哎呀!

(二黄散板) 好一似乱箭穿痛彻心头。

(李亚仙绕场, 见郑元和, 撩衣跪倒。)

李亚仙 (二黄散板) 霎时间晃悠悠魂飞乌有……

(李亚仙哭。)

李亚仙 (三叫头) 公子, 郎君, 哎呀, 公子呵!

(回龙) 不由人裂肝肠珠泪交流。

(二黄快三眼) 想当初在院中情深义厚,
赏花时说不尽万种绸缪。
犖千金买一笑豪情无偶,
实指望温柔乡永占风流。
恨毒鸩施奸计撇你出走,
遇天伦遭毒手尸暴街头。
再不能结同心花前携手,
愿他生补长恨重咏好逑。
惨凄凄只哭得青衫湿透, 郎君呵!

(郑元和醒。)

郑元和 (白) 疼煞我也。

李亚仙 (二黄散板) 莫不是他尸变好没来由。

(白) 公子, 奴家在此哭你, 你不要尸变惊人!

郑元和 (白) 我是死而复生, 不是尸变。

(郑元和看。)

郑元和 (白) 你不是李亚仙大姐么?

李亚仙 (白) 正是奴家。
 郑元和 (白) 大姐!
 李亚仙 (白) 公子!
 (李亚仙、郑元和同哭。)
 郑元和 (二黄散板) 你我今日重见面,
 好似破镜又重圆。
 (白) 不想我死在此处, 她还来哭我, 不枉我为了她受爹爹的责打, 烟花有这样之人,
 慢说打死, 就是碎骨粉身, 也是甘心。
 大姐因何在此?
 李亚仙 (白) 奴家移居以后, 不见公子到来, 朝思暮想, 不再见客。鶯儿道你变心, 奴家不信,
 与她争吵几句, 赎身出院, 在长安城内赁了一所小房。闻得你落在乞讨之中, 因此出门寻访。
 方才遇见你家院公, 知你被堂上天伦打死, 故尔赶来哭你, 不想你死而复生, 待我谢天谢。
 郑元和 (白) 大姐已经赎身出院, 以后我二人是要常在一处欢乐的了。
 李亚仙 (白) 公子此言差矣, 想堂上天伦将你打死, 无非恨你迷恋烟花, 不求上进, 你怎么
 还是这样讲话?
 郑元和 (白) 我无处安身如何是好?
 李亚仙 (白) 就请公子随我回去。
 郑元和 (白) 夜气侵人, 这件衣服你穿了回去。
 李亚仙 (白) 你身上衣单又有伤痕, 不要被风吹坏, 待我搀你回去吧。
 郑元和 (白) 大姐搀扶了。
 (二黄散板) 大姐待我恩不浅,
 (郑元和跌。)
 李亚仙 (二黄散板) 也是前生有夙缘。
 郑元和 (二黄散板) 从此两情相眷恋,
 李亚仙 (二黄散板) 愿你读书莫偷闲。
 (李亚仙、郑元和同下。)

【第十场】

(郑儋上。)
 郑儋 (二黄摇板) 祝万寿到长安瞻天仰圣,
 重家范灭天性倒底寒心。
 (白) 老夫自到长安恭贺万寿, 因公务勾留, 久未回转常州, 不想我儿元和甘心下流,
 老夫一时气忿难消, 竟在十字街头将他打死。
 (郑儋落泪。)
 郑儋 (白) 哎, 也是我为了祖宗家法, 不得不如此。仔细想来, 倒底有些追悔。哎元和儿呵!
 (郑儋哭。)
 郑儋 (二黄摇板) 我与你竟成了梦幻泡影,
 父子情反不如陌路之人。
 (院子上。)
 院子 (白) 启老爷: 邸报到。
 郑儋 (白) 呈上来。
 (郑儋看。)
 郑儋 (白) 奉圣旨郑儋着除授中书侍郎即日宣麻。原来老夫改授京秩了, 此乃天恩浩荡。
 院子 (白) 小人与老爷贺喜。
 (院子叩。)
 郑儋 (白) 起来, 升迁调转是我们做官的常事, 贺的什么喜。
 院子 (白) 老爷, 今日升官留京为何烦闷?
 郑儋 (白) 难道你还不知老爷的心事么?
 (郑儋落泪。)
 院子 (白) 老爷且免悲伤保重身体要紧。

郑儋 (白) 准备侍郎冠服，明日五鼓待老爷入朝谢恩便了。
(二黄摇板) 从今后改京曹不同外任，
中枢地掌机密责任非轻。

(下郑儋，院子随下。)

【第十一场】

(〔内起初更鼓〕。郑元和上。)

郑元和 (西皮原板) 命运不济遭淹蹇，
(李亚仙上。)

李亚仙 (西皮原板) 林间毛羽看孤寒。

郑元和 (西皮原板) 三寸舌为安国剑，

李亚仙 (西皮原板) 且对青灯看简编。

郑元和 (白) 大姐，小生自分残躯，已委沟壑，幸得大姐相救，与我调理病体，不但得了性命，并且你我终日在一处欢乐，真乃不幸之中大幸也。

李亚仙 (白) 官人，自古道：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贫贱患难皆已历尽，今乃大比之年，你何不奋志攻书以求上进。

郑元和 (白) 我幼习诗书，四部典籍无所不通，到了你家，日夜攻习，十分劳倦，今日正好陪大姐清谈，那书不读也罢。

李亚仙 (白) 当日堂上天伦因何打你？

郑元和 (白) 这个，哦大姐，此乃前言，提他则甚？

李亚仙 (白) 有道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日天伦打你，无非为你迷恋烟花不思上进，你若不肯攻书，岂不辜负堂上老人之望？

郑元和 (白) 大姐如此相劝，待我攻起书来。

(〔内起二更鼓〕。)

郑元和 (白) 哦，已是二更。

(西皮摇板) 展开书卷泪满面，

李亚仙 (白) 你为何对了书卷落泪？

郑元和 (白) 我是思想我父，故尔落泪。

李亚仙 (白) 你既思念天伦，就该奋志攻书，早早得了功名回家相见。

郑元和 (白) 哎。

(西皮摇板) 强打精神读圣贤。

今古文章曾读遍，

看书何如看天仙。

(郑元和看李亚仙。)

李亚仙 (白) 你怎么眼不观书？

郑元和 (白) 我心在书中也是一样。

李亚仙 (白) 读书有三到。

郑元和 (白) 何为三到？

李亚仙 (白) 眼到、口到、心到。你眼不观书，哪有心在书中的道理。

(〔内起三更鼓〕。)

郑元和 (白) 夜已深了，我们睡吧。

李亚仙 (白) 天色尚早，你正好读书。

郑元和 (白) 你夜夜逼我攻书，我十分劳倦，要早些安眠。

李亚仙 (白) 还可少读片时。

郑元和 (白) 明日再读也还不迟，你我快快安眠，不可负此良宵。

李亚仙 (白) 你纵然要睡，我也不来陪你。

郑元和 (白) 大姐，你救我到你家则甚？

李亚仙 (白) 我因你世代名家，为人忠厚，有意将终身托付与你，为此将你接到家中，劝你攻书，日后得了功名，也是我的光彩，你怎么把我如此的轻贱，难道说我是个青楼出身，不知自重么？

郑元和 (白) 大姐不要动怒，是小生失言了，待我攻书。

李亚仙 (白) 这便才是。官人为何只管的看我？

郑元和 (白) 我看大姐眼含秋水，真是绝色美人。

李亚仙 (白) 哦，你道我双目秀丽么？

郑元和 (白) 正是。我爱你明眸善笑。

李亚仙 (白) 呵呀天呀，不想我的双眼分了他读书之心，也罢，待我刺瞎了吧。

(李亚仙刺目，郑元和夺针。)

郑元和 (白) 大姐不要如此，我跪下了。

(郑元和跪。〔内起四更鼓〕。)

李亚仙 (白) 呀！

(西皮流水板) 拔下鸾钗剔凤眼，
心头好似火来燃。
你那里只把奴眷恋，
怎得鹭序与鸳班？
你若是不听良言劝，
落发空门去参禅。
望郎君快把痴心断，
饱读经编学圣贤。

郑元和 (西皮摇板) 今日蒙你来相劝，
功成名就在眼前。

(白) 大姐是个女子，尚且立志如此，我再不上进，有何面目立于世间？我从今奋志读书就是。

李亚仙 (白) 若得如此，乃妾身之幸也。

郑元和 (白) 今乃大比之年，我夜夜攻书，文章已有进益，我有意辞别大姐前去赴考。

李亚仙 (白) 但不知几时起身？

郑元和 (白) 五鼓天明就要起身。

李亚仙 (白) 待奴与你打点考具。正是：

(念) 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

(李亚仙下。〔内起五更鼓〕。)

郑元和 (白) 不想李大姐如此正气，慢说出身行院，就是名门闺秀也是罕见。我元和好侥幸也。

(西皮摇板) 此去若把经纶展，
衣锦荣归启笑颜。

(李亚仙上。)

李亚仙 (白) 考具打点已齐。

郑元和 (白) 大姐，我此番前去，不得功名便不回来了。

(西皮摇板) 要取声誉垂久远，
不得功名誓不还。

(郑元和下。)

李亚仙 (西皮摇板) 孤闹再把重门掩，
不堪离恨寄冰弦。

(李亚仙下。)

【第十二场】

(崔佑甫上。)

崔佑甫 (引子) 执长文衡，沐皇恩，选拔才人。

(念) 龙楼凤阙九重城，新筑沙堤宰相行。我贵我荣君莫羨，当年原是一书生。

(白) 老夫崔群，唐室为臣，官拜礼部尚书，今乃大比之年，老夫奉旨衡文，今日正好锁闱考试。

左右！

(四龙套、来兴同暗上。)

崔佑甫 (白) 打道贡院。

(〔牌子〕。众人同下。)

【第十三场】

(四青袍、郑元和同上。)

郑元和 (西皮摇板) 金殿上占鳌头扬名显姓，
不负我寒窗下苦读书文。
(白) 下官郑元和。自被李大姐逼迫攻书，入了考场文章得意，居然大魁天下，我爹爹已授京曹现在长安，本当回家见父，又恐爹爹不认亚仙，我还是先见大姐再作商议。
左右开道。
(西皮摇板) 虽然是得功名心中不稳，
又恐怕老爹爹不认佳人。
(白) 来此已是，大姐开门来。

李亚仙 (内白) 来了！
(李亚仙上。)

李亚仙 (西皮摇板) 耳听得马蹄声金锣响震，
想必是我郎君金榜题名。

(李亚仙开门，见郑元和。)

李亚仙 (白) 郎君衣锦而归，想必是高中了。
郑元和 (白) 仰赖天恩，得中头名状元。
李亚仙 (白) 郎君大魁天下了，待我谢天谢地。
郑元和 (白) 当谢天地。大姐，我今得了功名，我与你乃是患难夫妻，你可将凤冠、霞帔穿起同拜祖先。
李亚仙 (白) 且慢，郎君既然记得祖先，怎么忘了父母，闻得堂上现在京中，郎君就该回去见父才是正理。
郑元和 (白) 这个，哦大姐，我爹爹性情刚正，我一向在外治游，曾受教训，怎敢回去？
李亚仙 (白) 堂上教训郎君，无非为郎君不求上进，如今郎君一举成名，状元及第，与祖宗增了许多光采，若是回去，堂上必然欢喜。
郑元和 (白) 不是啊，我若回去，恐怕爹爹与我提起婚姻之事。
李亚仙 (白) 郎君，听你之言，还是为的奴家。想我李亚仙出身微贱，原不敢代你主持中馈。
郑元和 (白) 大姐说哪里话来。下官若不是大姐相救，莫说功名，连性命都无有了。我履历上面已经写了妻室李氏。
李亚仙 (白) 住了。天下岂有无父之国。你为了儿女私情，连纲常大礼都忘却了，你哪里为了奴家恩义，分明爱的奴家颜色，今日既无父子之情，他年焉有夫妻之义？奴家一旦色衰，安望白头相守，你枉读诗书不知礼义，我悔不该结识与你，今日你不回去认父，我便自刎而死，免受日后的凌虐。
郑元和 (白) 大姐不必动怒，下官回去就是。
李亚仙 (白) 这便才是。
(西皮摇板) 望郎君听奴言不可执性，
回家去表一表父子之情。
郑元和 (西皮摇板) 听大姐金石言如同梦醒，
李亚仙 (白) 郎君快去。
(李亚仙下。)

郑元和 (西皮摇板) 回家去认天伦表我寸心。
叫人役忙开道中书府进，

(四青袍、郑元和同绕场。)

郑元和 (西皮摇板) 郑元和今日里才转家门。
(白) 门上有人么？

(院子上。)

院子 (白) 那一官员怎么好似我家公子？
郑元和 (白) 院公，是我得中回来。快快引我去见老爷。
院子 (白) 公子随小人来。
郑元和 (白) 人役回避。

(四青袍同下。郑元和入。)

郑元和 (白) 爹爹。
(郑儋上。)

郑儋 (西皮摇板) 朝罢归来心闲静，
郑元和 (白) 爹爹。
郑儋 (西皮摇板) 耳边听得唤天伦。
打死元和绝后胤，
难道娇儿又还魂？
走向前庭用目瞬——

(郑儋看。)

郑儋 (白) 你是元和？
郑元和 (白) 正是元和。
郑儋 (白) 你是我儿？
郑元和 (白) 正是孩儿。
郑儋 (白) 我儿！
郑元和 (白) 爹爹！
(郑儋、郑元和同哭。)

郑儋 (哭头) 啊啊啊，我的儿哇！
(西皮摇板) 你怎得回家见父亲？
郑元和 (白) 爹爹请上，待孩儿大礼参拜。
(郑元和拜。)

郑儋 (白) 罢了。为父因新状元与你同名同姓，正在怀疑，不想果是我儿。儿啊，你被为父打死街头，怎得还阳？
郑元和 (白) 孩儿当日不过一时昏迷，原不曾死。是那烟花女子李亚仙将儿救往她家，劝儿攻书。
郑儋 (白) 你身边一文无有，怎能在烟花院中安身？
郑元和 (白) 她已赎身出院，自立门户，将孩儿留在家中，每日攻读学业。今科入场赴试，得中头名状元，因此回来在爹爹面前请罪。
郑儋 (白) 她乃烟花之辈，将你接到家中，不过以情欲为重。
郑元和 (白) 她自从留下孩儿以后，每日作些针黹，苦劝孩儿攻书，不以情欲为念。
郑儋 (白) 青楼之中有这等之人，真正的难得，你且道她怎样劝你攻书？
郑元和 (白) 有一日孩儿觑了她的双眼，她便手执金簪，要将双目戳瞎。
(郑儋惊。)

郑儋 (白) 她可曾戳瞎？
郑元和 (白) 是孩儿急忙救护，才得无事。如今催我拜见爹爹，也是她的主意。
郑儋 (白) 可是实言？
郑元和 (白) 句句实言
郑儋 (白) 烟花之中竟有这等之人，真个可敬可爱。啊儿呀，为父有一言与你商议。
郑元和 (白) 爹爹有何吩咐？
郑儋 (白) 我儿虽得功名，未娶妻室，为父要与你讲到婚姻之事。
郑元和 (白) 这个愿听爹爹吩咐。
郑儋 (白) 想这亚仙虽然是青楼中人，她的贤德就是名门闺秀也不过如此，为父有意就命我儿娶她为妻。
郑元和 (白) 孩儿也有此意，履历上面已经书了妻室李氏，纵然爹爹与孩儿另结丝罗，孩儿也不敢从命，不想爹爹如此鸿恩，真令孩儿感恩不尽。
郑儋 (白) 自古道：知子莫若父。儿呀，想媳妇救了你的性命，延了郑氏后代，乃是我家祖宗有功之人，为父有意亲自接她回来，你可引了为父前去。
郑元和 (白) 此事怎敢劳动爹爹，待孩儿前去将媳妇带来叩见公公。
郑儋 (白) 你敢违抗父命，为父就要打。
(郑元和跪。)

郑元和 (白) 爹爹不要动怒，孩儿是被爹爹打怕了。
郑儋 (白) 你如今是为父的状元儿子了，为父怎舍得打你，起来。吩咐预备花轿，跟定为父去接你那状元夫人。带马。

(四衙役、院子同上。)

郑儻 (西皮摇板) 烟花女子有德性,
倒比名门强几分。
老夫亲自去迎聘,
(郑儻、郑元和、四衙役、院子同行。)

郑儻 (西皮摇板) 不负她人一片心。
(郑儻入。院子、四衙役同下。)

郑儻 (白) 儿呀, 快将媳妇唤来见我。
郑元和 (白) 夫人快来。
(李亚仙上。)

李亚仙 (念) 针黹才完操井臼,
郑元和 (白) 夫人快来。
李亚仙 (念) 夫人相唤甚因由?
(白) 郎君怎么唤我夫人, 这实是不敢当啊!
郑元和 (白) 夫人, 你公公来了, 快快向前叩见。
李亚仙 (白) 待我向前。
大人在上, 李亚仙叩头。

郑儻 (白) 媳妇免礼起来。
李亚仙 (白) 谢大人。
郑儻 (白) 你夫妻两旁坐下。
李亚仙 (白) 大人在此, 理当侍立。
郑儻 (白) 老夫言语甚多, 必须坐谈。
李亚仙 (白) 谢坐。
郑儻 (白) 媳妇, 你的贤德老夫已听我儿言过, 一概尽知。他履历上已写了妻室李氏, 为此老夫亲来接你回去, 与我儿共拜花烛。

李亚仙 (白) 自古道: 妻者齐也。奴家乃烟花下品, 少爷乃名门贵胄, 怎敢匹敌。
郑儻 (白) 媳妇贤能, 古今罕匹, 名门闺秀未必能及得你。况且救了我儿的性命, 延了郑氏香烟, 又肯相劝他攻书。才得大魁天下, 与我郑氏门中添了一个状元儿孙, 增了祖先许多光彩, 皆你一人之功。媳妇不必推却, 这状元夫人一定是你的了。

李亚仙 (白) 不是啊, 少爷初入宦途, 若娶奴家为妻, 恐被外人谈论。
郑儻 (白) 自古娶妻, 娶德不娶门楣。那些不知世事的老儿们, 替儿女订亲, 先选门第, 往往痴男娶了慧女, 蠢妇嫁了才人, 不知误了多少人的一生, 老夫却不是那样的人, 媳妇不可再提此事了。

李亚仙 (白)
(西皮流水板) 荥阳氏原本是簪缨华胤,
秉朝绅奉象简诗礼高门。
奴自愧蒲柳姿教坊下品,
似菟丝附女萝有玷清名。
与郎君奉箕帚已属非分,
学一个汉朝中诗婢康成。

郑儻 (西皮流水板) 好一个贤女子谦德可敬,
我焉能辜负她一片高情。
若不能立纲常正名定分,
我枉读圣贤书无义无仁。

(院子上。)

院子 (白) 圣旨下, 叫老爷全家接旨。
郑儻 (白) 圣旨是为我儿而来, 我儿前去接旨。
郑元和 (白) 孩儿遵命。
李亚仙 (白) 且慢, 一家之中父母为尊, 况且大人官高爵显, 理当一同接旨。
郑儻 (白) 既是要我全家接旨, 你也不必回避。
香案接旨。

(四龙套、来兴、崔佑甫同上。)

崔佑甫 (白) 圣旨下, 跪听宣读! 诏曰: 朕阅看新科状元郑元和履历, 知其为大臣郑儻之子, 不胜欣悦, 今着尚书崔群传旨, 封郑儻为上柱国, 郑元和加升凤阁侍郎, 其

妻李氏封为汧国夫人，外赐锦缎。旨意读罢，望诏谢恩。

郑儋、
郑元和、
李亚仙 (同白) 万万岁。
郑儋 (白) 有劳崔仁兄奉旨而来，小弟面谢。
崔佑甫 (白) 岂敢，老仁兄父子济美可喜可贺。
郑儋 (白) 小儿多蒙仁兄提拔，我父子感谢不尽。
来兴 (白) 老爷少爷，小的来兴叩头。
郑儋 (白) 你不是来兴么？因何在崔大人身旁？
来兴 (白) 小的上一科跟我们少老爷到京赶考，谁知道他没去下场，跑到勾栏院里头闹了个水浑。那勾栏院里有李亚仙，那个狐狸精简直把少爷迷住啦，少老爷叫她狼了个有屁股没毛，把我这么个大活人，卖给崔大人，他填还了李亚仙了。老爷子你说这李亚仙可恨不可恨？
郑儋 (白) 狗才放肆，怎么骂起少夫人来了？
来兴 (白) 她怎么是少夫人？
郑儋 (白) 她如今是你少爷的妻室，岂不是少夫人？
崔佑甫 (白) 仁兄为何替令郎纳个青楼之女？
郑儋 (白) 只因小儿前科到京赴考，迷恋烟花，将银钱花尽，被鸨儿赶出，流落长街讨饭，被小弟打死街头。
崔佑甫 (白) 这样儿子早该责打，不但仁兄要打，就是小弟遇着这样儿子也要打。只是令郎怎得复生？
郑儋 (白) 小弟这儿媳李氏为了小儿之事赎身出院，到处寻访小儿。那时小儿被小弟打得一时昏迷，并不曾死。我这儿媳将他救去，医治病体得以痊愈，又苦苦劝他攻书，小儿才得大魁天下，小弟念她贤德，故此纳她作个儿媳。
崔佑甫 (白) 烟花之中竟有这等之人，小弟倒要见她一见。
郑儋 (白) 媳妇，见过你丈夫的老师。
李亚仙 (白) 崔大人请上，受我一拜。
崔佑甫 (白) 请起请起。
郑儋 (白) 啊郑仁兄，她既是状元夫人，为何还不冠戴起来？
郑元和 (白) 仁兄之言，真知我心也。
崔佑甫 (白) 老师，来兴原是门生贴身书童，愿将他赎回。
来兴 (白) 你我乃是得意师生，何用说个赎字。
(来兴想。)
来兴 (白) 谢大人。
来兴 (白) 不得了！我刚才得罪了我们少老爷的心上人，她要作了太太，我吃不了。
(来兴跪。)
来兴 (白) 小的刚才骂了我们少夫人，求老爷、少老爷给我疏通疏通。
(院子跪。)
院子 (白) 那日我在十字街头也骂过少夫人，小人也得罪过少夫人，求老爷、少老爷讲情。
郑儋 (白) 两个奴才敢得罪少夫人，与我扯下去打。
李亚仙 (白) 启禀大人、少老爷：他二人虽然辱骂于我，乃是为主忠心，望大人、少老爷开恩饶恕。
郑儋 (白) 既是少夫人讲情，起来。
来兴、
院子 (同白) 谢老爷。
郑儋 (白) 谢过少夫人。
来兴、
院子 (同白) 多谢少夫人。
崔佑甫 (白) 好！真谦德可佩。郑仁兄，方才圣旨到来，已封令媳为汧国夫人，今叫她拜在老夫门下以为义女，不知老仁兄意下如何？
李亚仙 (白) 这个越发使不得。
郑儋 (白) 儿呀，快拜过你的岳父。

郑元和 (白) 岳父请上, 小婿拜见。
郑儋 (白) 媳妇, 还不拜你义父。
李亚仙 (白) 爹爹请上, 女儿拜见。
(李亚仙拜。)
来兴、
院子 (同白) 小的叩天喜。
郑儋 (白) 起来。
崔佑甫 (白) 我儿快换衣服。
老仁兄, 你我是亲家了, 叫他夫妻今日在此合卺, 住过三日, 再回尊府。
郑儋 (白) 仁兄的令媛, 小弟理应央媒说合。
崔佑甫 (白) 我自作媒人。
郑儋 (白) 如此多谢大媒。
(崔佑甫笑。)
崔佑甫 (白) 丈人也是我, 媒人也索性是我, 连俚相我都带下来了。
郑儋 (白) 劳驾了。
崔佑甫 (白) 伏以:
(念) 奇文又奇文, 老师改丈人。媒人还是我, 六礼即刻成。
(白) 撵新人!
(郑元和、李亚仙交拜。)
郑儋 (白) 送入洞房!
(郑元和、李亚仙同下。)
崔佑甫 (念) 不料青楼出了夫人,
郑儋 (念) 不想叫化也有状元。
(白) 后面饮酒。
(【尾声】。众人同下。)
(完)